

西園聞見彙

第六十二冊

新編 國語 文法 十 冊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三目錄 外編

臺省

前言

丘濬 二則

陸深

皇甫汈

李學曾

魏允貞

黃仁榮

陳登雲

鍾羽正 二則

王元翰

鄒智

范殊

董份

往行 關

撫按

前言

彭韶

往行

李濬

張諫

巡撫

前言

何孟春

鄒元標

往行

湯和

李侃

巡按

前言

胡世寧

傅頤

王錫爵

湯聘尹

汪鉉

二則

鄒元標

李世達

二則

孫丕揚

往行

熊浹

建言上

前言

魏校

鄒守益

陳縫

鄭善夫

余珊

王慎中

陸樹聲

二則

于慎行

十則

張鹵

申時行

三則

皇甫汈

夏鏤

葉向高

三則

王錫爵

張居正

馮琦

七則

徐顯卿

管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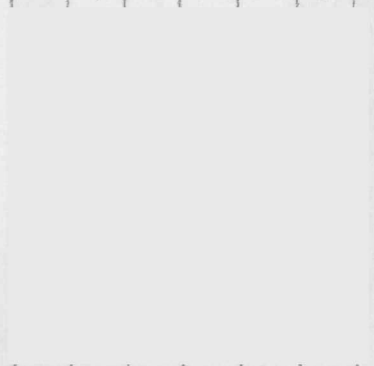
顧憲成

戴章甫

王元翰

楊璉

史永安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臺省

前言

丘濬曰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
隸焉二曰殿院殿中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
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
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于察院祖宗設都
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
在所理其有十三道各該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宗衛并直
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
縣是則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
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又曰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于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爲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牴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持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于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于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陸文裕公曰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意雖善而不圓使十旬之內無事可言須強語耶夫御史之言當考其當否與大小不當拘其疏數與遠近

皇甫汈曰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制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誓之庭

若屈軼之指佞夫鷹鷂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驚彰其發隱
冠豸示以觸邪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累解綬而亡輦
輟瞻其威稜臺諫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概焉自昔孔光之奏董回發
其奸邪任昉之按劉整數其釁稔亦可以服息動色矣

李學曾曰太祖之設六科都給事中及諸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出納
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以警畏百官外列十三道監察御史出則巡
視方岳入則彈壓百僚雖與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屬官直名某道不繫
之都察院事得專達都御史不得預知也此皆聖祖建官制事防姦保
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之司廣聰明之德其任六科十三道者亦非細
也况官小則勉于其職員衆則爭于進言雖有朋黨之徒不能人人盡
箝其口而結其心陰寓激勸誘掖之法甚深遠也夫六科爲天子親吏
敘進遷轉立疏名請旨吏部不得預聞也考滿給由但經吏部都察院
亦不得舉置也至于御史以監察院冠御史而入道都御史不過考其
刑名授職旣而出巡畢必各道掌道御史參考無推好避事情由合呈

都御史題令回道管事不盡由都御史也至于舉劾大臣建言利病見任堂上都御史當劾即劾仍回遞具劾揭帖與之都御史不敢不受是不得箝制也六科係近侍官原非都御史所可舉廢十三道御史係風憲官得互相糾劾都御史本科本道掌印官原無劾奏給事中御史之言百餘年來成法既定凡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者俱得劾奏或入班面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俱當劾奏此舊制也我祖宗所以許科道劾官或會章或獨舉者正以人情好惡而偏正事勢所關有離合此或不言彼必言之廣進人言暗消朋黨也事須會本舉劾萬一有偏執誤勘之人或奸邪儉巧之黨蠱惑衆聽暗主一詞是科道終無劾官之舉矣

萬曆十一年山西道監察御史魏允貞曰今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也然言責豈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者必天下之永利所參駁者必天下之大政所登焉者必天下之大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國是藉其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稍稍

反常而張居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竊聞之科道缺多知必行選則預在內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等官訪其才性便給工媚而善逢迎他日必爲我用如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爲我患如何也其有慷慨之負氣蓄忠憤而抱戇直者不與茲選其偶有照顧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選者又多方鉗制百計消磨或斥之外或加之罪如傅應禎劉臺等皆是也故其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親友死黨有所欲爲則託之昌言有所欲去則託之論罷卽今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愼遺玷清班臣愚謂陛下宜痛懲前弊當選之年吏部科道官查據履歷賢否而又于才幹操守之外博行延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權門剛果有名節者爲一等以練達世務明解朝章忠實內有識見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日吏部都察院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人見識宏遠者爲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名弗得與焉歷代以來以諱言而釀亂者常十九以直言而僨事者未之什一也

奈何直求而不直取乎且國家之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已如欲披肝瀝膽也則豈奴顏婢膝之士所能爲哉故始選之法必毋設防于太直而姑借口于近厚則庶乎得其人矣萬曆十七年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榮曰大臣當爲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小節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卽欲沿以爲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參罰况大明會典不載憲綱不列原非祖宗舊制皇上過聽吳時來欲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箝制之端啓塵蔽之漸也况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于概行者關臣職掌安敢默默不言我祖宗設兩京都察院自都御史有十三道御史都御史固得參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劾都御史均以論劾爲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唐御史蕭至中彈蘇味道賊行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誰白哉御

史之不自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靖二年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璫條議大體肅皇帝謂張璫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孟春時中等伏罪言璫先以私藁示人且有副本在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肅皇帝因戒通政司職司封納何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藁又可先知耶今年二月內都察院一本議覆人心不古等事奉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明旨輒先傳寫者不但罪及傳寫人役且并原奏官罷斥之夫未奉明旨者既不得傳寫而未經聖覽者又可投揭耶肅皇帝之舊典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不便者三不必者二近事可監者一御史章疏皇上尙未息省都御史先得傳觀不敬莫大乎是非獨臣等有所憚而不敢卽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不疑也一不便南都去闕下一千餘里往來遲速之期預難計算非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聰聽比也一有傳播百敝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徇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當虞反噬語曰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

止予奪議覆于該部取裁于聖斷卽有未當御史當負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劾官員卽有權貴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徇御史言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論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觀之大搜齎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邇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返或至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先傳可緩而止此臣所謂可監也故會典止載凡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詳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于論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志忠卑卑耳尙能駁執臺綱不肯關白卒之志忠劾罷欽明與成嘉等而剛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朝廷執三尺法豈肯以承嘉自待臣等雖至愚安敢自處至忠之下哉雖然臣猶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薦霍韜爲都御史謂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私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于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

萬曆十九年河南道監察御史陳登雲曰近世言官壬午以前怵于成憲而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于情面化眞爲佞就中豈無剛直君子而竿瑟不拔枘鑿不入或以病免或以罪斥或以外補或以內察二十年來言官以剛直轉京堂者百一二耳乃背公植黨搖尾乞憐如公論所詆七豺八狗言官願居其半焉夫言路何等清要臺諫何等清華而令人辱之至此尙安望明目張膽爲國家鋤大姦殲巨蠹乎茲幸朝政清明鷹犬之儔摘發幾盡各道廓清言路遺羞孰若愼之于始進之時爲言路增重方今推官知縣徵召而候考選者多已見朝臣念職事相關輒以瞽臆具奏用爲部院考選之助焉夫行取科道惟擇才賢原不論資格也若必謂歲貢行爲不可少而中科之賢者反在所遺矣亦不拘地方也若必謂還方僻域不可少而畿輔大省之賢者反在所遺矣各官之薦章雖可據安知薦剡所由來者盡出于公道而不靠牆壁乎故薦數多寡當核其實也張東陽條議雖可行安知徵書所蒐羅者盡稱國士而無庸衆人乎故衙門內外當重其才也自季春闈以前如壬午

如戊子推官爲行取首者皆首列吏垣皆掛吏議豈知縣中之才品無有出于推官之右者乎故行取之序不必拘也言官以言爲職也以練習朝章通達世務而後列于臺諫章奏始有可觀自今部院審考之時如法彌封從公校閱倘有辭理不暢識見不足者無輕授以科道而後言官可望其得人故章疏之試不可略也臣猶記癸未之秋疏上次日而臣始知拜御史矣乃今則過堂甫畢試卷未納而某爲科某爲道皆已先傳皆已預報恬然不以爲異故關防之法所當嚴也已丑選科者半由賄囑今之萬萬無敢行賄雖有賄將安用之然座主薦主同鄉同年假公典而售私囑者不可不察也至于柔佞者徇情而有譽剛直者任怨而招尤柔佞者赫著聲華而議不能免于去後剛直者澤流蔀屋而名不能動于縉紳持衡者于此平之懸鑒者于此照之君子小人十得八九蓋未有柔佞于外官而能剛直于言路亦未有名推官名知縣而不能爲名御史名諫官者也臣故以爲科道之品格當事者急宜辨之于早而不可以柔佞先剛直也臣又聞宋司馬光有曰臺諫天下第

一等官須擇不受富貴重惜名節曉知治體者而後主德有裨朝政多賴旨哉此語或選擇臺諫之要訣歟夫始進既慎臺諫必無匪人而職掌不明新進者何所適從焉蓋科臣職掌專封駁而兼糾彈臺臣職掌專糾彈而兼申理今申理者糾彈者參駁者從來不廢而糾臣于科場一事參駁獨多若封還詔書自是諫垣故事近因部臣反汗何科臣不爲職掌一執奏也臺臣兩上彈章俱久留中不下夫臺臣之言合公論則當行其言背公論則當懲其妄奈何漫無可否使人莫測其端倪耶臣故曰職掌當明夫職掌既明臺諫必鮮尸位而陞遷不議將來者何所鼓勵焉蓋御史試職理刑仍考實授不堪者另改別衙門祖宗慎重御史一官比科臣猶爲吃緊今爲科臣之遷轉稍速科臣之體貌稍隆而人情遂有所輕軒矣夫體貌誠難驟改然計俸遷轉獨不可與科臣同日論乎先朝薛瑄韓文爲臺數年始陞僉事今且朝爲科道夕而外補僉事卽有公論不容臧私狼籍者亦概補方面不幾于以方面爲汚垢之藪乎臣故曰陞遷當議他如附炎熱而效詔婦望風旨而肆攻排